

Erang Wenxue

当代获奖儿童文学
作品精选集

Zuihou De Zanglingqun

最后的藏羚羊

庄之明 樊发稼·主编 曹文轩 沈石溪·等著

彩绘本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Y ZLI
ZUIHOU DE ZANGLINGQUN

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品精选集

庄之明 樊发稼·主编

最后的藏羚群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YZLI089011063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藏羚群 / 庄之明, 樊发稼主编. - 北京:

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1.11

(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品精选集)

ISBN 978-7-5402-2731-9

I. ①最… II. ①庄… ②樊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0354 号

最后的藏羚群

主 编 庄之明 樊发稼
作 者 曹文轩 沈石溪 等

策 划 寒 仓

责任编辑 张红梅 张 芸

装帧设计 小 贾

插 图 翁子扬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1.5

字 数 11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主编的话

本丛书含小说、童话各两卷，散文一卷，共收入中国当代获奖作家的文学精品七十篇左右。我们谨将这些佳构华章推荐给成长中的新世纪青少年朋友们。

古人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是的，任何时候，一个人只要多读好书，自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和风度。这“气质和风度”彰显出人的雍容品质与精神之高贵。

因此，我们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推广纯正的文学阅读。对广大在学的青少年来说，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犹如车之两轮、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

“课外阅读”主要是指文学阅读。

文学读物汗牛充栋，各类作品纷繁芜杂，因此必须学会选择。其实开卷未必有益：读不良作品，不仅白白浪费时间，而且于身心有害。一位我们熟悉的著名作家兼评论家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得好：“我们要阅读文学里精粹的部分。文学越来越多成为一种很快速的生产了，很多人像织布一样在把‘文学’生产出来，轰隆轰隆的机器滚动，完全没有优雅的感觉了。没有了意味深长。我们无法让他们停止，所以我们越发应该理直气壮地挑选。”（见《太阳送我彩色笔》一书第2页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）我们选编这套书，就是这样一种“挑选”的工作，

通过百里挑一，向大家推荐真正优秀的文学精品，以有利于、有益于青少年朋友的健康成长。

文学阅读，就是读者与作家之间一种特殊的心灵对话。这种心灵对话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传递活动。读者在自主阅读中对作品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，在某些方面“发现”了作家，在“发现”作家的同时也“发现”了自己，激发了自己潜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因此，阅读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与作家的心灵对话，“发现”作家、“发现”自我的过程；读者通过阅读，精神得以提升、个性与人格得到发展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对叙事色彩较浓的文学作品，在欣赏其有趣动人的故事情节的同时，更要注重阅读蕴涵其中的深邃的思想和纯真的感情。这些，是人在成长中所必须悉心汲取的精神滋补品。

还应特别重视仔细揣摩和“把玩”、认真欣赏和品味优秀作品清畅精美而有张力的语言，在感悟文学语言灵性魅力的过程中，逐步培养和提升自己敏锐的感受力与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断增强自己的语言表现力。

无数事实证明，多读文学精品，对于提高个人的写作水准，颇有裨益。

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“一百个选家有一百种不同的选本”。不能说我们这个选本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，但我们敢说，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、极为细致负责、乃至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。

我们真诚希望，这套精品丛书能够成为广大青少年朋友的首选课外文学读物。其中很多精彩篇章的片段，读一遍是不够的，要反复读、精读，最好能够背诵。

庄之明 樊发稼

2011年6月30日于北京



Contents

目录

哦，香雪 / 铁 凝

1

四弟的绿庄园 / 秦文君

20

退役军犬黄狐 / 沈石溪

40

新星女队一号 / 庄之明

64

一龙二虎三猴 / 罗辰生

85

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/ 夏有志

105

青痕 / 于德北

124

一桌小肥肥的交锋 / 伍美珍

136

自杀电话 / 于立极

148

最后的藏羚群 / 黑 鹤

161

Erhong Wenxue

哦，香雪

铁 凝



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，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，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。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，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。

然而，两根纤细、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。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，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，弯弯曲曲，曲曲弯弯，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，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，冲向又一道山梁，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。

不久，这条线正式营运，人们挤在村口，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，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、新鲜的清风，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。它走得那样匆忙，连车轮辗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：不停不停，不停不停！是啊，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，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？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？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，有金矿埋藏？台儿沟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不具备挽留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。

可是，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，列车时刻表上，还是多了“台儿沟”这一站。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，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。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，每逢列车疾驶而过，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，翘起下巴，贪婪、专注地仰望着火车。有人朝车厢指点，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。也许什么都不为，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，小得叫人心疼，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，也不能不停下来。总之，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，每晚七点钟，

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。

这短暂的一分钟，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。从前，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，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。于是，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，静得那样深沉、真切，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。如今，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，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，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。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、风尘，露出粗糙、红润的面色，把头发梳得乌亮，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。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，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，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，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。然后，她们就朝村口，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。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，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。

七点钟，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，接着一阵空哐乱响，车身震颤一下，才停住不动了。姑娘们心跳着拥上前去，像看电影一样，挨着窗口观望。只有香雪躲在后边，双手紧紧捂着耳朵。看火车，她跑在最前边，火车来了，她却缩到最后去了。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，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，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。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。在它跟前，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。

“香雪，过来呀！看！”凤娇拉过香雪，向一个妇女头上指，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排金圈圈。

“怎么我看不见？”香雪微微眯着眼睛说。

“就是靠里边那个，那个大圆脸。看！还有手表哪，比指甲



盖还小哩！”凤娇又有了新发现。

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，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。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。“皮书包！”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，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。

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，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。

“哟，我的妈呀！你踩着我脚啦！”凤娇一声尖叫，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。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。



“你咋呼什么呀，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搭话了吧？”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。

“我撕了你的嘴！”凤娇骂着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。

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。他身材高大，头发乌黑，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。也许因为这点，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“北京话”。“北京话”双手抱住胳膊肘，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：“喂，我说小姑娘们，别扒窗户，危险！”

“哟，我们小，你就老了吗？”大胆的风娇回敬了一句。

姑娘们一阵大笑，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搯，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。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：“喂，你们老待在车上不头晕？”她又问。

“房顶上那个大刀片似的，那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又一个姑娘问。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。

“烧水在哪儿？”

“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？”

“你们城市里一天吃几顿饭？”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。

“真没治！”“北京话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。

快开车了，她们才让出一条路，放他走。他一边看表，一边朝车门跑去，跑到门口，又扭头对她们说：“下次吧，下次告诉你们！”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，接着一阵叽里咕啷，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。列车一头扎进黑暗，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。很久，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。

一切又恢复了寂静，静得叫人惆怅。姑娘们走回家去，路上总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：

“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？”

“八个。”

“九个。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就是！”

“凤娇，你说哪？”

“她呀，还在想‘北京话’哪！”有人开起了凤娇的玩笑。

“去你的，谁说谁就想。”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，意思是叫香雪帮腔。

香雪没说话，慌得脸都红了。她才17岁，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。

“他的脸多白呀！”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。

“白？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。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。”有人在黑影里说。

“可不，城里人就靠捂。要论白，叫他们和咱香雪比比。咱们香雪，天生一副好皮子，再照火车上那些闺女的样儿，把头发烫成弯弯绕，啧啧！‘真没治’。凤娇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凤娇不接茬儿，松开了香雪的手。好像姑娘们真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，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。不知怎么的，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，那是天生。

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，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，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。

“凤娇，你哑巴啦？”还是那个姑娘。

“谁哑巴啦！谁像你们，专看人家脸黑脸白。你们喜欢，你们可跟人家走啊！”凤娇的嘴很硬。

“我们不配！”

“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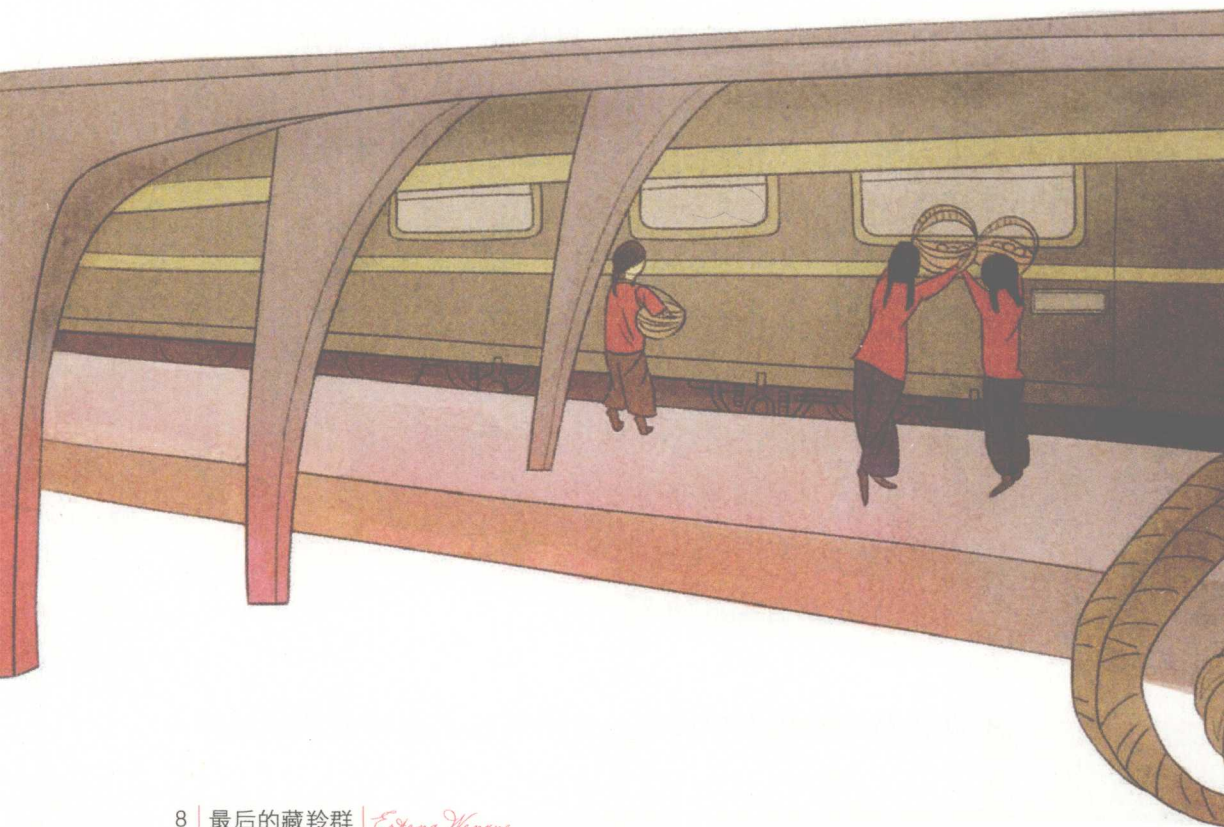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，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，

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：明天，火车还要经过，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。和它相比，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？

哦，五彩缤纷的一分钟，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！

日久天长，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，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。就在这一分钟里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、鸡蛋、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，站在车窗下，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。她们踮着脚尖，双臂伸得直直的，把整筐的鸡蛋、红枣举上窗口，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、火柴，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、香



皂。有时，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，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。

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“北京话”的，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。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，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。要是他先把鸡蛋拿走，下次见面时再付钱，那就更够意思了。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、两块纱巾，凤娇就一定抽出一斤挂面还给他。她觉得，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，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。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：“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？”其实，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



的事，她又没想过跟他走。可她愿意对他好，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？

香雪平时话不多，胆子又小，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。旅客们爱买她的货，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，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，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。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，只说：“你看着给吧。”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，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，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。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，在她面前，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。

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，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，打听什么叫“配乐诗朗诵”（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）。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合上的铅笔盒，还问到它的价钱。谁知没等人家回话，车已经开动了。她追着它跑了好远，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，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，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。

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。姑娘们围住香雪，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，便觉得好笑起来。

“傻丫头！”

“不值当的！”

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。

“就怪我磨蹭，问慢了。”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值当的事，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。